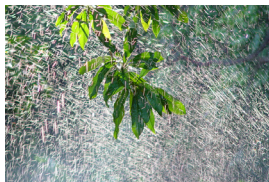


「片雲沛雨」專欄，係採以利亞所見帶沛雨的片雲之形象，抒發片雲小故事，盼能帶來豐富屬靈生命的沛雨感動。



片雲沛雨

輕握妳手

泊

在南非，正和英國的陳路加執事準備到賴索托去舉開靈恩會。突然接到哥轉來媽媽兩個星期內連續休克兩次的消息。四個孩子就只剩下我在最近三個月內沒有回去過。媽說：「我油將燃燼，豈民怎還沒回來？」

那夜，我未眠。商議後，取消了陳執事單獨行動安全上將有顧慮的行程。向等著我們去的家庭說抱歉。徹夜，在網上找最速捷的班機。八個小時後進入機場，奔了二十四小時的陸空行程，回到生命中最甜蜜的地方：媽媽身邊。

來到醫院，哥、嫂都在。媽躺在病床上，慈顏加上滿頭漂亮的白髮。微弱無力。見了我，從頭到腳打量，然後說：「你回來了？……瘦了！」

三天後，苑芬也從法國趕回來。那夜，我陪媽媽。將房裡的燈關熄，只留下夜燈。輕輕的將媽媽的手擺在我的手心上。本想講些這幾年來好玩的事，好讓媽媽安睡，做個好夢。

誰知，當媽的手輕輕的擺放在我手心的剎那，生命突然像倒轉的帶子，一幕又一幕有關這隻無力之手的故事緩緩的走出，將我牽回從前的從前。

我天生左手便利，在那時代是必須被糾正的。從幼稚園開始學寫字起，媽媽的手一次又一次的打在我的左手上，我噙著淚吃力的學會了兩手自如。長大後，常在課堂上冷不防的左右開弓，讓眼皮將闔上的孩子們露出驚訝的神采。

兒時經濟不好，我靠贏來的彈珠和紙牌還是買不到幾個「柑仔糖」。有一天，趁著家中無人，打開媽的錢包抽走了一張十元大鈔，買了一大堆糖果蜜餞，在大白天裡當孩子王。日落，在爸叫我去之前，藤條先從媽手裡往我腿上猛抽。我被打得像腳下有火一樣的亂蹦。還記得，讓我閃避不及的「家規」是從媽媽的……左手使出！

那時台中教會缺少彈琴的人才。於是媽在家裡雙手在風琴上一首又一首的重複著，負擔起晚間聚會的司琴。為了持續會堂的幽雅與芬芳，媽開始學插花。我看著媽的手指幾次被花刺破，終於獲得了插花教授文憑。

家裡的負擔隨著孩子們同時上大學和研究所而顯得沉重。於是媽到印刷廠去拿回一疊又一疊的日文印刷品來校對。戴著老花眼鏡，從清晨到深夜，右手一字一字的校正，左手一頁一頁的翻轉，翻痛了年少站在媽身後的我心。記得，有天夜裡，我獨自呆坐在校園的小徑上，計算著媽必須要校對多少頁才足夠讓我繳上一年私立大學的費用？（當這往事浮現，果然母子心連心，86歲，時空已模糊的媽，突然睜亮眼睛問二十多年前獲得巴黎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我：「豈民，你明年的註冊費夠嗎？」）

如今，以最大之愛牽引我長大的手，微弱的垂在我手中。還沒等我開口講故事，柔和的翻轉過來握住我的。在凝住的母愛裡，媽逐漸的睡去。

我一直待在燈光黯淡的床邊，輕輕的握著媽媽的手，籠罩在慈母的光輝裡。

2009/2/15 於媽身邊